

沙丘 4

沙丘神帝

人类每次正视自己的渺小，
都是自身的一次巨大进步。

【美】弗兰克·赫伯特 著
刘未央 译

GOD EMPEROR OF
D U N E

FRANK HERBERT

沙丘④

沙丘神帝

【美】弗兰克·赫伯特 著

刘未央 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沙丘. 4, 沙丘神帝 / (美) 弗兰克赫伯特
(Frank Herbert) 著; 刘未央译. -- 南京: 江苏凤凰
文艺出版社, 2018.3

书名原文: God Emperor of Dune

ISBN 978-7-5594-1573-8

I. ①沙... II. ①弗... ②刘...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
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18779号

GOD EMPEROR OF DUNE by Frank Herbert
Copyright © 1981 by Frank Herbert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8
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., Ltd.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rident Media Group, LLC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文版权 © 2018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
经授权,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(简体) 版权

图字: 10-2016-201号

书 名 沙丘. 4, 沙丘神帝

著 者 (美) 弗兰克·赫伯特

译 者 刘未央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特邀编辑 刘 雨 叶启秀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mm x 1270mm 1/32

印 张 16.75

字 数 393千

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1573-8

定 价 69.9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010-85866447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下文摘自哈迪·贝诺托在拉科斯星达累斯巴拉特考古发掘成果发布会上的讲话：

今天上午，我很荣幸地向诸位宣布，我们发现了一处意义重大的仓库遗址，在其库藏中，有一批价值无可估量、刻印于利读联晶纸上的文献原稿。下面，我将不无自豪地向诸位展示相关原真性依据，以佐证我们的判断：这批文献正是雷托二世，即神帝的原始日记。

首先，让我们回顾一下那件冠名为“失窃的日记”的历史珍品。多个世纪以来，这几卷众所周知的古文献为我们了解祖先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。正如诸位所知，《失窃的日记》是由宇航公会破译的，而当初所用的密钥同样能解译新出土的文献。公会密钥的古老性已不存在争议，现在唯有该密钥才能解译这批文献。

其次，新出土的文献由真正古代制造的伊克斯思录机所印制。《失窃的日记》已经确凿地证明了雷托二世正是采用该设备记录其历史言论的。

再次，我们认为与出土珍品同样堪称奇迹的是仓库本身。这批日记的贮藏室无疑是由伊克斯人所建，技术原始，却巧夺天工，必定会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所谓“离散时代”的那段历史提供新线索。不出所料，这座仓库是隐形的，其埋藏之深远甚于神话和《口述史》留下的暗示。它释放辐射，同时也吸收辐射，以模拟其周遭环境的自然特征。这种机械拟态本身不足为奇，但令我们工程师感到惊讶的是，它

采用的竟然是最基础、纯原始的机械技术。

能看出来，有几位来宾跟我们当时一样兴奋。我们相信这是史上第一个伊克斯球体，这种虚无空间后来催生出一系列类似的设备。即便不是第一个，我们认为也必定是首批之一，其原理等同于第一个。

为满足诸位的好奇心，过一会儿我们将带大家去仓库遗址做一次简短的参观。只有一个要求，请大家在现场保持安静，因为我们的工程师及其他专业人员还没有完成发掘工作。

下面我要说的第四点，很可能是这批出土文物中最重要的部分。我怀着难以表达的激动心情向诸位公布遗址中的另一项发现——据信是雷托二世以其父保罗·穆阿迪布的嗓音留下的一段真实口述录音。鉴于贝尼·杰瑟里特档案馆存有经过鉴定的神帝录音材料，我们已向姐妹会送交了一份载于古代微泡系统的该录音样本，并正式提出比对测试申请。我们对录音的真实性有极大把握。

现在，请诸位注意一下入场时领取的文献节译本。我想借此机会对其过重的分量表示歉意。我已经听到有人为此开起了玩笑。我们用的是普通纸，自然是为了节约成本。原始文献是以非常微小的字符刻印的，要放大很多倍才能看清。事实上，重印一卷利读联晶纸的原稿内容，要消耗四十多卷大家手里的这种普通纸。

投影准备——好。我们把原稿一小部分内容投在了诸位左边的一块屏幕上，摘自第一卷第一页。译文投在右边的几块屏幕上。请大家关注译文中支持我们前述观点的内在依据，还有浮夸的诗化辞藻及其文义。透过这种文风，我们能辨认出背后那个始终如一的人格。我们认为其作者只能是这样一个人：他直接拥有祖先的记忆，并致力于将先人的非凡经验留存于世，让常人也能读懂。

现在请看实际含义部分。文中提到的情况与此人的史实完全相

符，我们相信也唯有此人才能留下这样的记录。

接下来还要带给诸位一个惊喜。我今天冒昧邀请到著名诗人里贝斯·弗里布，他将上台为大家朗诵第一页的几小段译文。我们认为，这些文字，即使经过转译，在大声朗读时依然会呈现别样的气质。我们希望将这批文献中已发现的非凡之处分享给大家。

女士们先生们，有请里贝斯·弗里布！

里贝斯·弗里布的朗诵：

我向你郑重宣告，我就是命运之书。

问题是我的敌人，是引爆的导火索！无数答案会像受惊的鸟群般腾空而起，遮蔽住永远笼罩着我的记忆之天幕。然而切中要害的一个也没有。

一踏进我的过去构成的恐怖疆域，即见闪闪棱镜，何其耀目。我成了封在盒子里的一片碎燧石。盒子旋转，震动。神秘的风暴将我抛来抛去。而只要盒子一开，我就会回到当前，仿佛一个闯入荒野的人。

慢慢地（我是说，慢慢地），我想起了我的名字。

但并非认清了我自己！

这个拥有我名字的人，亦即第二个以“雷托”为名的人，发现心里还存在着其他声音、其他名字和其他地方。哦，我向你许诺（就像我得到过的许诺），我只答应唯一一个名字。假如你叫一声“雷托”，我会答应。是我的忍耐让这一切成为现实，此外还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：

万线尽由我掌握！

它们悉数归我所有。我来举个例子——比如……那些命丧剑下的人——那淋淋鲜血、声声哀吟，那一幕幕犹在眼前的惨景、一张张痛苦扭曲的面孔，全都是我的一部分。

身为人母的喜悦，我想，还有分娩的床榻，也属于我。幼儿咯咯的笑声、甜甜的细语，小儿蹒跚学步，少年初尝胜果，种种经历纷至沓来，前仆后继，最终，除了千篇一律的重复，我眼中几无他物。

“让一切保持原样。”我警告自己。

谁能否认这些经历的价值，否认以学习的眼光去观察每一个新瞬间的价值？

啊，但那些都是过去。

你不明白吗？

仅仅是过去！

今晨，我在一个已消亡的星球，在一片牧马平原边上的圆顶帐篷里呱呱坠地。明天我将诞生在另一个地方，成为另一个人。我还没有想好。这个早晨，不过——啊，该说这个人生！当我的双眼学会聚焦，我看到阳光洒在被踩乱的青草上，我看到精力旺盛的牧民正忙着甜蜜的活计。哪儿……哦，哪儿去了，那些彪悍之风？

——《失窃的日记》

禁林里，有三人呈一纵列穿过片片月影向北疾奔，首尾相距近半公里。殿后的那个只领先紧追的狄狼不足一百米，耳边传来一声声饥渴的嗥叫和喘息，这些畜生一见猎物就凶相毕露。

一号月亮快要升上中天了，照得林子亮堂堂。这里是厄拉科斯星的高纬区，但白日的暑热尚未散尽，依然暖洋洋的。从“最后之漠”沙厉尔刮来的夜风带着松香味，卷起脚下腐叶层的潮气。由沙厉尔另一头的凯恩斯海时而吹来一阵微风，携着丝丝咸腥味拂过这条逃亡之路。

殿后者名叫乌洛特，似乎遭到了命运的捉弄，“乌洛特”在弗雷曼语中恰好意为“亲爱的掉队者”。他身材矮小，属于易胖体质；在针对这次冒险行动的预备训练中，他比别人多了一项节食的任务。一

次次玩命奔跑已经让他瘦下来不少，可脸蛋还是圆圆的，一对大大的褐色眼睛仍旧流露出因长期肥胖而产生的自卑感。

乌洛特显然跑不太远了。他呼哧呼哧地上气不接下气，还不时打个趔趄。但他没有向同伴呼救。他知道他们帮不上忙。每个人都立过相同的誓约，心里明白能借以自卫的唯有传统道德和弗雷曼式忠诚，尽管弗雷曼人曾有的一切现在都成了文化遗产——沦为保留地弗雷曼人死记硬背的教条。

正是弗雷曼式忠诚让乌洛特明知厄运难逃却仍然一声不吭。这是古老品质的完美展示，令人惋惜的是，这些奔逃者只能从书本和《口述史》的传说中模仿传统道德。

狄狼逼近乌洛特，庞大的灰影几乎达到成人的肩高。它们在饥渴的驱策下一路飞奔一路哀嚎，脑袋高扬，眼睛直勾勾盯着暴露在月光下的猎物。

乌洛特左脚在树根上绊了一下，险些摔倒。这让他抖擞起了一点精神。他发起一波冲刺，同紧追的畜生多拉开了约一个狼身的距离。他奋力摆动两臂，张大嘴直喘粗气。

狄狼没有加速。它们银灰色的身影在林子里浓郁的草木气味中轻快地穿行。它们知道赢定了。这是一种熟悉的感觉。

乌洛特又绊了一下，还好扶住一棵树才没摔倒。他继续气喘吁吁地逃命，但两条腿已经不听使唤地发起抖来，再也没有冲刺的气力了。

一条大个儿母狼偏到乌洛特左侧，再一个内切想截住他。尖利的巨齿撕破了乌洛特的肩膀，他晃了一下，没有摔倒。树林的气味又多了一股刺鼻的血腥味。一条稍小的公狼扣住了乌洛特的右臀，这一下他惨叫着跌倒在地。群狼猛扑上去，尖叫声戛然而止。

狄狼并未停下来大快朵颐，而是继续追捕。它们用鼻子嗅探地

面，嗅探空气中飘移的涡流，搜寻着前面两个逃跑者的热踪迹。

下一个奔逃者叫库泰格，这是厄拉科斯星上代表荣耀的一个古老姓氏，可上溯至沙丘时代。他有一个祖先在泰布穴地主司亡者蒸馏器，但那段历史已经被湮没了三千多年，许多人不再相信它曾存在过。库泰格迈着大步奔跑，他身形高瘦，似乎很适合这种步伐，长长的黑发披散在一张鹰脸之后。他和同伴一样身穿黑色密织棉跑步服，凸显出臀部与健硕大腿的肌肉律动以及节奏稳定的深呼吸。唯有他的步速明显不在正常水平，方才滑下人造悬崖时弄伤了右膝，那道高墙围护着耸立于沙历尔的神帝之堡。

库泰格听到乌洛特的尖叫声，之后突然的沉寂令他一阵揪心，接着又响起狄狼追猎时发出的嚎叫。他竭力不去想象又一个战友遭雷托护卫兽残杀的画面，但惨象还是不由自主地映现在脑海里。库泰格心中诅咒暴君，不过为了节省气息，并没有骂出声来。他还有救，只要跑到艾达荷河就安全了。库泰格知道自己在战友们眼里一直是个保守派——连赛欧娜也这么认为。他从小就吝惜体力，动用体能时总像个守财奴似的精打细算。

库泰格强忍膝伤，加快了速度。他知道那条河不远了。那处伤口已经从剧痛变成了一团烈火，持续不断地烧灼着整条腿甚至半边身子。他清楚自己忍耐的极限。他还估摸着赛欧娜快到河边了。赛欧娜是他们中跑得最快的一个，那只密封包就背在她身上，包里装着他们从沙历尔堡垒偷出来的东西。库泰格跑的时候一心只想着那个包。

保护好它，赛欧娜！用这个摧毁他！

狄狼的饥嚎打断了库泰格的思路。它们追得太紧。他知道逃不掉了。

但赛欧娜必须逃走！

他壮起胆子往后瞟了一眼，只见其中一条正从侧面包抄过来。这种攻击策略立刻引起了他的警觉。就在此狼飞扑过来之际，库泰格也一个前跳，躲到一棵树后，既把自己与狼群隔开，又闪到了高高跃起的那条狼的腹下，并趁机用双手抓住它一条后腿，顺势将狼身如连枷般挥舞起来，打散了狼群的队形。他发现狄狼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重，对形势的陡转几乎满意起来。他像托钵僧跳旋转舞那样抡着那件活武器，击碎了两条狼的脑壳。但他的防守无法滴水不漏，一条瘦公狼从背后扑住了他，把他撞到一棵树上，武器脱手了。

“跑！”他高喊一声。

狼群慢慢逼近，库泰格用牙叼住瘦公狼的喉咙，拼尽全力一口猛咬下去。狼血喷溅在脸上，糊住了眼睛。他不辨方向就地一滚，随手又抓起一条狼。一部分狄狼嚎叫着团团乱转，散开了，有的甚至攻击起了受伤的同类，但大多数狄狼依然紧紧盯着猎物。最终，森森利齿从左右两边扯开了库泰格的咽喉。

赛欧娜也听到了乌洛特的惨叫，经过片刻明显的沉寂之后，狄狼追猎的嗥叫声再度响起。她怒火中烧，觉得快要气炸了。乌洛特擅长分析，往往能从局部洞见整体，所以才被招入此次冒险行动。正是乌洛特从工具包里掏出一枚总不离身的放大镜，细细察看与帝堡平面图一起发现的那两卷古怪文件。

“我觉得这是密文。”乌洛特说。

拉迪（可怜的拉迪是小队中最先牺牲的）说：“再多我们就背不动了。扔掉吧。”

乌洛特反对道：“无关紧要的东西不会这么保密。”

库泰格支持拉迪。“我们是来拿帝堡平面图的，现在已经到手了。那些东西太沉了。”

但赛欧娜赞同乌洛特。“我来背。”

就此结束了争论。

可怜的乌洛特。

他们都知道他是队里最不能跑的一个。乌洛特干什么都慢吞吞，可谁也不否认他脑子灵。

乌洛特很可靠。

这个可靠的家伙已经不在。

赛欧娜压下怒火，振作起精神来，加快步伐。月光下一棵棵树木疾速掠过。她仿佛跑进了时间凝滞的虚空之中，除了自己的动作，除了为这动作而受过训练的身体，世上别无一物。

男人都觉得她跑起来很美。赛欧娜心里有数。她把深色的长发紧紧扎起，免得在风里张牙舞爪。她骂库泰格笨蛋，因为他不肯扎头发。

库泰格在哪儿？

她的头发跟库泰格不一样，是深棕色，绝非他那种乌黑色，虽然有时不太容易区分。

基因遗传偶尔会发生返祖现象，她的相貌就肖似某位远逝的先人：线条柔和的鹅蛋脸、丰满的嘴唇、机警的眼睛、小巧的鼻子。身材因长年跑步而偏瘦，但还是对周围男子散发着强大的性吸引力。

库泰格在哪儿？

狼群安静了，这让她高度警觉起来。它们逮到拉迪之前也是这样的。西塔斯遇害前同样如此。

她告诉自己这种安静也可能意味着其他状况。库泰格，也是个安静的人……而且壮实。那处伤口似乎对他并无大碍。

赛欧娜开始感到胸痛，凭借长期跑步训练的经验，她知道快要喘不上来气了。在薄薄的黑色跑步服里面，汗水沿着身体直往下淌。

那批珍贵资料高高地驮在背上，背包是密封的，待会儿渡河时不怕渗水。她想到了包里折叠好的帝堡平面图。

雷托会把香料库藏在哪儿呢？

一定是在帝堡里的某个地方。一定是。图纸上会有线索。要是能找到贝尼·杰瑟里特、宇航公会以及其他所有人梦寐以求的美琅脂香料，这次冒险也就值了。

还有那两卷加密文件。库泰格有一点说得对，利读联晶纸很重。但她的兴奋之情不亚于乌洛特。一行行密文中间肯定隐藏着重要信息。

狼群追奔的饥嗥声再一次在后面的林子里响起。

快跑，库泰格！快跑！

现在，透过前方树丛已能看见一片宽宽的长条形空地横在艾达荷河畔。再往前，她还瞥见了水面上泛起的月光。

快跑，库泰格！

她盼着听到库泰格的声音，任何声音。开跑时是十一个人，眼下只剩他俩了。九个人为这次冒险付出了生命：拉迪、艾琳、乌洛特、西塔斯、伊尼内格、欧内茂、休蒂、梅马尔和欧拉。

赛欧娜心里念着他们的名字，每念一个都要向往昔的众神，而不是暴君雷托，默默祈祷，特别是向夏胡鲁祈祷。

我向沙漠之神夏胡鲁祈祷。

转眼来到森林尽头，她踏上了沿河那片已伐刈干净的空地，脚下月辉遍洒。隔着一溜狭长的卵石滩，就是她迫不及待要见的那条河。河滩银亮似练，水面平缓如镜。

身后树丛中传来一声怒吼，惊得她差点一个踉跄。她听出来那是库泰格的喊声，盖过了野狼的嚎叫。库泰格没有叫她的名字，只喊出一个字，却包含了无数信息——攸关生死的信息。

“跑！”

狼群一阵狂嚎，像是陷入了大骚乱，然而库泰格再也没发出声音。她能想象库泰格把毕生最后一点力气用在什么地方了。

拖住这些畜生好让我逃走。

她遵从库泰格的遗言，冲到河边，一个猛子扎下水。跑得热烘烘的身体突遇冰冷的河水，她瞬间动弹不得。她挣扎着浮起，奋力划水、换气。那只珍贵的背包漂在河面，磕在她后脑勺上。

这一段艾达荷河不宽，至多五十米。河流没有按雷托的工程师设计的那样走直线，而是自行弯成一道平滑的大弧线，沿河排列着一个个沙凹，盛长的芦苇和青草将根茎分布在滩边，形成一溜溜斜岸。赛欧娜眼下稍感宽心，她知道狄狼受过训练，会在岸边止步。它们的势力范围是预先划定好的，这一头以艾达荷河为界，另一头不超过沙漠围墙。不过她还是潜游了最后几米，在一道陡岸的阴影里浮出水面，这才转头回望。

群狼在对岸排成一列，只有一条下到河边。它身体前倾，前足几乎踩进了水流中。赛欧娜听到了它的哀嚎。

赛欧娜知道这条狼看见了她。毫无疑问。狄狼以目力敏锐而出名。为强化这些森林守卫的视力基因，雷托在它们身上混入了锐目猎犬的血统。她担心这一次狄狼会不会打破规矩。它们是依赖视觉的捕食者。一旦河边那条狼真的下水，余者可能会跟从。赛欧娜屏住呼吸。她感到筋疲力尽。他们已经跑了近三十公里，后半程更是遭到狄狼的步步紧逼。

河边的那条狼又吼了一声，向后一跃归了队。似乎接到了某个无声的信号，它们转身迈开大步，悠悠地返回了森林。

赛欧娜很清楚它们会去哪里。人人都知道狄狼有权享用在禁林里

捕获的任何猎物。这就是狄狼——沙厉尔护卫兽在禁林中巡逻的目的。

“血债血偿，雷托。”她小声说，嗓音低沉，宛如河水拂过身后的芦苇发出的瑟瑟声，“乌洛特、库泰格，还有其他人的命，这些都是要还的。血债血偿。”

她轻轻浮起，顺水漂流，直到双脚触到狭滩的斜坡。体力已消耗殆尽，她慢慢爬上岸，停下来检查包里的东西，是干的，密封口没破。她就着月光盯视了片刻，又抬起头望向对岸的林墙。

这就是我们的代价。十位挚友。

她眼里泪光闪烁，不过她有着古弗雷曼人的身体特征，泪腺不发达。此番渡河奔袭，直穿狄狼巡守的北界即禁林，越过“最后之漠”沙厉尔，翻过帝堡高墙——整个行动就像一场梦……即便最终如她所料狼口脱险，还是感觉不太真实，想想那些护卫兽绝对会静候着截住偷袭者的去路……这一切恍若梦境。都过去了。

我逃出来了。

她把东西装回密封包，重又系紧在背上。

我突破了你的防线，雷托。

赛欧娜想起那两卷加密文件。那些密文的字里行间隐藏着能帮她复仇的信息，对此她很有把握。

我要摧毁你，雷托！

她没说“我们要摧毁你！”，那不是赛欧娜的风格。她要单枪匹马地干。

她转身大步跨过沿河除净草木的一长条空地，向果园走去。一面走一面反复起誓，末了还按弗雷曼人的老规矩喊出了自己的全名：“诅咒你的是赛欧娜·伊本·福阿德·塞耶法·厄崔迪，雷托。每一滴血都要你偿还！”

下文摘自达累斯巴拉特所发掘的古文献（哈迪·贝诺托译）：

我生为雷托·厄崔迪二世，至录印这些文字为止已历经三千多个标准年。我父亲是保罗·穆阿迪布。母亲是他的弗雷曼配偶契尼。外祖母是法罗拉，著名的弗雷曼草药医生。祖母是杰西卡，贝尼·杰瑟里特育种计划的产物，该计划旨在寻觅拥有姐妹会圣母之能力的男性。外祖父是列特-凯恩斯，领导厄拉科斯生态改造的行星生态学家。祖父就是那位厄崔迪人，阿特柔斯^[1]家族的后裔，族谱能一路上溯至其希腊远祖。

够了，这些家谱！

像许许多多希腊英雄那样，我祖父在试图刺杀死敌弗拉基米尔·哈克南老男爵时丢掉了性命。如今这两位在我的祖先记忆里相处得很尴尬。就算我父亲也不太好过。我做了他不敢做的事，现在他的幽魂不得不与我一同承担后果。

金色通道需要我的行动。什么是金色通道？你会问。那是人类的生存之路，左右不可有丝毫偏离。身为预知者我们责无旁贷，因为我们能洞悉人类未来的陷阱。

为了生存。

你对此怎么看——你那些小喜小悲，抑或是大喜大悲——我们都

[1] 希腊神话人物，迈锡尼国王，阿伽门农和墨涅拉俄斯之父。

很少放在眼里。我父亲拥有这种能力，而我使它变得更强。我们能够一次又一次地洞穿时间之幕。

作为我统治跨星系帝国的大本营，厄拉科斯星已同旧时的沙丘星不可同日而语。当年沙漠遍布整个星球，而今只剩下我那片小小的沙砾了。再也没有巨型沙虫自由出没，制造美琅脂香料了。香料！沙丘星就是以出产美琅脂而闻名的，是唯一的香料产地。多么神奇的物质！从来没有一个实验室能够合成得出。它是人类发现的最珍贵的旷世稀物。

没有美琅脂来激发宇航公会领航员的线性预知能力，秒差距^[1]级的空间旅行就只能蜗行龟爬；没有美琅脂，贝尼·杰瑟里特将无法培养真言师和圣母；没有美琅脂的抗衰老功效，人的寿命也将退回到古老的量度——顶多一百来年。如今，宇航公会和贝尼·杰瑟里特分别存有一批香料，各大家族的残脉也有少许存货。除此之外，就是我手里人人垂涎的巨量库藏了。他们是多想把我洗劫一番啊！可他们没那个胆子。他们知道，我宁可把香料统统销毁，也不会乖乖交出来的。

相反，他们一个个卑躬屈膝地过来求赐美琅脂。该赏的，我细水长流；该罚的，我切断供应。他们对此恨之入骨。

这是我的权力，我正告他们。或予或夺，全在我一人。

倚仗香料，我缔造了“和平”。他们已经享受了三千多年的“雷托和平”。这是一种强制性稳定，在我即位之前，人类对此仅有极其短暂的认识。为免世人遗忘，“雷托和平”已详载于这些卷册即我的日记之中，以供研读。

这些记录始于我登基那一年，其时我初尝变形之痛，但尚可称作

[1] 天文长度单位，1秒差距约等于3.26光年。